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虎贲万岁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虎贲万岁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贲万岁 / 张恨水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7-5034-9891-6

I. ①虎…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6216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点 校: 清寒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3.25 字数: 39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贛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道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持的蒙藏垦

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

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不论张氏本人怎样看，《啼笑因缘》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随便举出几件事来证明。《啼笑因缘》发表后，被上海明星公司拍成六集影片，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戏剧和曲艺，在各地广泛流传；再有《啼笑因缘》被许多人续写，迫使张氏不得不改变初衷，于1933年又续写了十回，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儿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绝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地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过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这种由别人代庖的续作，出书者至少有四种：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青萍室主《啼笑因缘三集》、康尊容《新啼笑因缘》和徐哲身《反啼笑

因缘》。虽然远不如《红楼梦》续作之多，但在民国通俗小说中已经是首屈一指了。张氏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还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使张氏名声大振，约他写稿的报刊和出版家蜂拥而至，有的小报甚至谣传张氏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并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一部汽车。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张氏当时收到的稿酬也有六七千元，的确不能算少。这样，他就可以去搜集一些古旧木版小说，想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在此时，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作为一位爱国的作家，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自不会沉默，张恨水在1931至1937的几年间，先后写了《热血之花》《弯弓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啼笑因缘续集》《风之夜》等涉及抗敌御侮内容的作品。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走了一遭，此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此后，他写了《燕归来》，以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惨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取道汉口，转赴重庆，于1938年初抵达，即应邀在《新民报》任职。抗战八年间，他除去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作品，即《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均先于《新民报》连载，后出单行本。抗战胜利，张氏重返北平，担任《新民报》经理，此后几年他写了《五子登科》等十来部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底，张氏辞去《新民报》职务。1949年夏，他患脑溢血，经过几年调治，病情好转，张氏便又到江南和西北去旅行。1959年，张氏病情转重，至1967年初于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张恨水一生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印成单行本的也在五十种左右。说到张氏作品的总特色，一般常感到不易把握，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变。其实，这“变”就正是张恨水作品最鲜明的总特色。

张恨水是一个不甘心墨守成规的人，他好动不好静，敢于否定自己，这

正是作为开创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读一读张氏的《我的写作生涯》，就会发现他总是在讲自己的变，那变的频繁、动因的多样，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实属仅见。……待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张恨水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在思想上的求新仍未稍解，他说：“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错。”

追求入时，可说是张恨水的一贯作风，不仅小说的内容、思想随时而变，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应时变化。仅就内容、思想方面的变化而言，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也很常见，说不上是张氏独具的特色，但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变化，就不同于一般了。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事例，譬如他曾提及回目格式的变化，他说：“《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辞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即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地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辞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再譬如他在谈及《金粉世家》时说：“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胜列举。

张氏的多变还体现在题材的多样化。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

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第二篇叫《中原豪侠传》，是张氏自办《南京人报》时所作。此外，张氏还写过仿古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他说：“《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地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地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像。”再有就是张氏还仿照《斩鬼传》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新斩鬼传》。张恨水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尝试，探寻着各色各样的内容及表达方式，他甚至也写过完全以实事为根据、类似报告文学的《虎贲万岁》，也写过全属虚幻的、抽象的或象征性的小说《秘密谷》，他的作风颇有些像那位既不愿重复前人也愿重复自己的现代大画家毕加索。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

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自序

在我提起笔来，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首先感到一种欣慰。那原因是：第一，我认为不能写完的这部小说，我终于写完了。第二，我开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在重庆南温泉的夏季，白天是逼人的阳光，射进草屋檐下，热气蒸人。晚上是在菜油灯下，蚊子像针管一样，在大腿上吸我的血。于今呢，是在东方大城的北平，又在花柳争妍的季春时节。晚间呢，我桌子上已有电灯了。在这个收复的故都写完这部书，比在战时首都写完这部书，那是更有意思了。欣慰之处，自然不止这一点，让我能引以为荣的，是我能写着八年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这光荣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朋友们给我的，我得首先表示感谢。不然，以我一个从未踏脚到战场的书生，不能写出这部三十万言的战事小说。在这里，我必须交代这部小说的材料是怎样得来的。

是一九四四年的一、二月间，在南温泉桃子沟，我的草屋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全穿着灰布棉军衣，黑黑的面孔，完全是战士丰采。我愕然于两个大兵光顾，便忙着招待。通过姓名之后，让我肃然起敬，他们乃是不久以前，死守常德的两位壮士。他们不肯让我写出姓名，就算是甲乙两先生吧。他们说：来此无别事，因为敬惜他们的同胞在常德死得十分壮烈，八千多人，战死百分之九十几。他们这后死者，要把这些壮烈事迹表扬出来。他们是武人，拿惯了枪杆，拿不惯笔杆，要我给他们写一篇小说。我听了，十分感到荣宠，但我婉谢了。

我的答复是：“是的，七年来（那时是七年）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这是我们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我们实在也应该写一点儿，像常德这种战役尤其该写。本来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战役可以写的，有上海一战，宝山之役；津浦一战，台儿庄之役；晋北一战，平型关之役；桂南一战，昆仑关之役；湘中三次会战，长沙之役；最近湘西一战，就是常德之役了。这都是我们认为光荣的。尤其是昆仑关、长沙和常德，我们终于是把敌人赶跑了。可

是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我又没到过战场，我无法下笔，大而在战时的阵地进退，小而每个士兵的生活，我全不知道，我怎么能像写《八十一梦》，凭空幻想呢？”但甲乙两先生，坚定地要我写，并答应充量供给材料。我只好答应从长商议，将来再说，这是第一次接洽。

甲先生住在土桥，到南温泉只六公里路。他公余，常到南温泉来洗澡，偶然也到我家里来谈谈，我们就成了朋友。到了是年五月，甲先生又旧事重提，那时，我担任《新民报》渝社经理。城居日多，乡居日少，我说没有时间写小说。但甲先生说：“我为五十七师阵亡将士请命，张先生不能拒绝。”说后他就捆了两个布包袱材料送到我家。里面有地图，有油印品，有贴报册子，有日记本，有相片本，不下三四十种。他笑说：“这足够你来用的吧？此外，还有我一张口。”我们友谊已很深了。我于公于私，都不能拒绝，只好先看材料，有工夫再写。这是第二次接洽。

到了十一月，我已把经理职辞去，重新乡居。把小说材料真的抽着看了一部分。这时甲先生和乙先生，就轮流地到我家来闲谈。问我把材料看得怎么样？我说看是看了，有好多地方不懂。他二位就问我哪里不懂，我一说出来，他们就给我做详细的解释。往往一个问题，可以解释到两小时。尤其是甲先生口讲指画，在我茅庐里，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此外，是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全给说出来。我为他的热忱所感动，就决定不再推诿，答应一定写。这和我们认识之时，已有一年了。这是第三次接洽。

一九四五年春季，我本来预备写这部书的。恰好有几部旧作，出版家催我整理，我又耽误下来。到了五月间，才算完毕。四川的天气，是热得很早的。当大太阳在天空中晒着的时候，甲先生手上顶了一把纸伞，身上穿的那件白布衬衫，汗渍透得像水洗了似的，腋下夹着一包常德战事的材料，又光顾到茅庐里来了。我见他这样热心，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写两个字，就在那个日子开始动起笔来。

我根据油印品、地图、笔记、照片，逐次翻，逐次写。有不明白的地方，写个问题记下来，等到甲乙两先生到来，就问清楚了再写。甲乙两先生也就随时看我的原稿，不对的地方随时予以指正，虽极小的描写也不放过。例如我写天亮的时候，哨兵还问口令，甲先生说：“错了，天亮了，只问哪一个。”又如，我写太阳山一带的风景，写成冬天的萧条现象。乙先生说：“不对，那里松树成林，冬天还是青郁郁的。”因为如此，所以这一部书三十多万

字，虽是有时写一钩月亮，那都是实在的情形。这是第四次接洽。

我们是这样接洽了一年多，所以这部书的取材，尽可能地保留故事的真实性。作小说不是写历史，为什么这样保留真实性？这就由于甲乙两先生的要求，要把他们五十七师的血渍，多流传一些到民间。我当时曾考虑到这问题，小说就是小说，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要求甲乙二位找点儿软性的罗曼斯穿插在里面。他们始而有难色，后来允许我了，给了我书中程坚忍、鲁婉华、王彪、黄九妹这几个人的故事。而他们也有一个要求，这罗曼斯以不损害真事为原则。据说，这罗曼斯也是真的，但其人健在，不肯露真姓名，因之，这书内的真实姓名，有点儿例外，就是涉及罗曼斯的几个角儿姓名，是随便写的。其余却是自师长到伙夫，人是真人，事是真事，时间是真时间，地点是真地点。

我这书里，没有“想当然耳”之词，一切人的动作、物的描写，全由甲乙两先生口述。我还怕不够，又托甲乙两先生，找了两位在重庆的常德老百姓，曾经历过这次战役的人，来做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因之我这部书的材料充足，只恨笔拙运用不完，却没有一点儿捏造的英雄事迹。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我是根据《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因为有些士兵的动作，颇为相同，写的时候，避免写法雷同，还漏了百分之五六，这是我对于在天之灵抱歉的。因为后来要补人，我把参考书还了甲乙二先生了。关于战事经过，我是根据《五十七师作战概要》的油印品，再加上报纸记载、私人笔记，可以说没有遗漏。不过驰救常德的援军行动，我没有多写。一来书的体例，不许可跑野马，二来我又没有充分的材料，三来我没有得那些部队许可，我也不敢写。但那战事的主要将领，除了书中曾述及的周庆祥师长外，有王耀武、李钰堂、欧震、杨森、王陵基、王缙绪几位将军，这是报纸曾披露过的。附告于此。

当我写这本书之初，是不无顾虑的。因为常德一战，虽是过去的事，可是我们还在和敌人打。我又是一个书生，不知道哪些事可以直言无隐，哪些事还当保留。到了我写到十几章左右，我军反攻，已收复桂柳。甲乙两先生，也离开重庆，到湘西去了。（那一战是第四方面军的胜利，五十七师又获一次大捷。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就是原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属于第四方面军。）我也失了两位顾问，下笔颇觉困难。所幸不久，日本人已投降。对日本战事完全过去，我才放开手来写。

我的大意，写一二十万字就够了。不料一放手之后，就收不住。而且参

考材料里面的英勇故事，又美不胜收，我也不能丢开哪一部分。写到四十章左右，我待船东下，我已搬到重庆城里来住，我是想写完的。但写到六十一章的时候，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我获得一个机会，可以带家眷坐公路车，经贵阳到湖南衡阳去。于是我把所有的参考材料，托人转送还甲乙两先生。只有他两人私人的日记，轻便易带，我还留着。十二月四日离开重庆，十六日到衡阳，二十四日到汉口。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才到南京。在南京，我是过路，我是要到北平办《新民报》的，不能写稿。其间又回了一次安庆探母，一次到上海接洽旧著出版。最后还在南京候飞机半个月，二月十五日我才到北平。到了北平，我身任经理之职，要筹划出《新民报》北平版，事务繁重，提笔时间很少。但我不愿这部书耽误日子太久，每于夜深无事临睡之前，抽空写千百个字。直到四月十八日晚上，我才写完了最后的一页。在北平也就补写了十九章。这书或因事忙，或因天热，或因小病，或因旅行，停笔的日子多于提笔的日子，因之三十多万字，我整整写了一年。

写这部书，我由南温泉的草屋里，写到北平东交巷瑞金大楼上（新民报社址），由菜油灯下，写到雪亮的电灯下。我自己的变迁，尽管很大，但是把握现实这一点，我决没有动摇。而且我也依然料到，书里一定有不少外行话，还没有被甲乙两先生指出。我诚恳地欢迎武装朋友给我一种指正。

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也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

最后我对甲乙两先生，及那几位常德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张恨水序于北平南庐

目 录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1
自序·····	1
第 一 章 大雷雨的前夜·····	1
第 二 章 第二个爱人走了·····	6
第 三 章 死活在这圈子里·····	12
第 四 章 《圣经》与情书·····	17
第 五 章 向炮口下走的路程·····	23
第 六 章 太浮山麓摸索着·····	28
第 七 章 虎穴上的瑞鸟·····	33
第 八 章 多谢厚礼恕无小费·····	38
第 九 章 老百姓加油·····	42
第 十 章 石公庙堤上和堤下·····	47
第 十 一 章 罗家冲壕中行·····	52
第 十 二 章 第八次进犯又压下去了·····	56
第 十 三 章 电话中的杀声·····	60
第 十 四 章 炮打波式阵·····	64

第十五章	西北郊一个黄昏·····	68
第十六章	手榴弹夜袭波式状·····	73
第十七章	话说叶家岗·····	78
第十八章	夺回岩凸·····	83
第十九章	三个女人·····	87
第二十章	文官不怕死·····	92
第二十一章	黄九妹还活跃着·····	96
第二十二章	火药涂染的情书·····	101
第二十三章	风！火！雷！炮！·····	107
第二十四章	肉搏后的一个微笑·····	111
第二十五章	回马枪·····	116
第二十六章	四十八颗手榴弹·····	120
第二十七章	锦囊三条计·····	123
第二十八章	火瀑布下的水星楼·····	128
第二十九章	竹竿挑碉堡·····	133
第三十章	女担架夫·····	137
第三十一章	两位患难姑娘·····	141
第三十二章	勤务兵的军事谈·····	146
第三十三章	鸟巢人语·····	150
第三十四章	夜风寒战郭 星火肃孤城·····	154
第三十五章	铁人铁人·····	159
第三十六章	自杀的上帝儿女·····	164
第三十七章	战至最后一人的壮举·····	168
第三十八章	零距离炮与火牛阵·····	173
第三十九章	余师长弹下巡城·····	176